

# 焦循《毛詩》學綜述

賴貴三\*

〔摘要〕

清·乾嘉時期揚州學派「通儒」焦循（1763-1820），經學著述，撰稿宏富，尤以《雕菰樓易學三書》與《孟子正義》傳世聞名。而焦循於《毛詩》名物考證，論著多種，頗有見解，惜學者關注尚少；今猶可考見的刊本與手稿有：《毛詩補疏》、《毛詩物名釋》、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、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》、《陸璣疏考證》、《毛詩地理釋》、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等，筆者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，大體能掌握焦循《毛詩》闡釋的義涵。本文就蒐集資料，條舉綱目，分別歸納，說明焦循學習《毛詩》的歷程、論著及已知的研究成果，期望能檢證焦循「證之以實，運之於虛」的經學進路與樸學特識，以貞定焦循《毛詩》學的價值、貢獻，為清儒《毛詩》學史再添新聲。

關鍵詞：焦循、毛詩學、學習歷程、手稿論著、樸學方法、研究成果

## 前言

焦循，早年字理堂，後改字里堂，晚年號里堂老人。清·江蘇揚州府甘泉縣北湖黃珏橋人。<sup>1</sup> 生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（1763），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（1820），享年五十八歲。焦循少即穎異，博聞強記，識力精卓，於學無所不通，於經無所不治。惜仕途不順；嘉慶六年辛酉（1801），年三十九始應鄉試，中式舉人；次年春，北上會試，下第歸里。其後絕意仕進，閉戶讀書；營構一

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

<sup>1</sup> 後改隸江都縣，今屬揚州市邗江縣。筆者嘗兩度走訪揚州市，並拜謁焦循新墓，印象深刻。

樓於家鄉雕菰洵中，署曰「雕菰樓」，有湖光山色之勝，遂以爲名；並葺其老屋曰「半九書塾」，取其「行百里者，半九十」之意，以自警勉，專志持恆。雖爲痺疾所累，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，但仍潛心著書；有一方藏書章云「恨不十年讀書」，以識晚年志學的心境。平生與其妻族弟阮元（1764-1849）齊名，並稱「焦阮」，同爲揚州學派的雄傑通儒；又與同里江藩（1761-1831），字子屏，號鄭堂，時有「二堂」之譽。復結交同鄉知名學者汪中（1744-1794）、王引之（1766-1834）等，得師友切磋觀摩之益；博通經籍，並精天文、算術，著作甚豐，多傳於世。

本文綜述焦循有關《毛詩》的各種論著，並探討其研治《毛詩》的歷程與特色，重點尤在考索其未刊手稿。分節爲四：一、焦循學習、撰述與研究《毛詩》的歷程；二、焦循《毛詩》學論著文獻考述；三、焦循《毛詩》學研究成果釋例；四、焦循《毛詩》學樸學方法舉要。筆者用力勤謹，期能充分掌握海峽兩岸各圖書館庋藏焦循《毛詩》遺稿的現況；但惜乎所能掌握的遺稿多限於臺灣部分，大陸部分則多未能親覽寓目，此中頗有交涉周折的實際困難，猶待持續努力，乃克竟全功。本文在焦循《毛詩》學的著述文獻及研究成果的展現上，自信爲迄今最詳盡者，可提供焦循研究及清代《毛詩》經學研究學者的參考。

## 一、焦循學習、撰述與研究《毛詩》的歷程

據焦循《雕菰集》卷二十三〈先妣謝孺人事略〉自述：三歲（乾隆三十年乙酉，西元1765年）即隨嫡母謝孺人飲食起臥，孺人教以書數，口授《毛詩》及古孝弟忠信故事。此爲焦循《毛詩》啓蒙教育的嚆矢。

六歲（乾隆三十三年戊子，西元1768年），始入塾讀書，父焦蕙（字佩士）命誦《毛詩》，<sup>2</sup>督課甚勤。至十七歲（乾隆四十四年己亥，西元1779年），

<sup>2</sup> 《雕菰集》卷十六〈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〉云：「循六歲，先君子命誦《毛詩》；未幾，隨省墓，泛舟湖中，先君子指水上草，謂循曰：『是所謂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者也。』已而讀《論語》，至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』，私心自喜，遂時時俯察物類，以求合風人之旨。」

已入泰州安定書院就學，<sup>3</sup> 受同窗顧鳳毛（1762-1788）影響，<sup>4</sup> 始用力於經。<sup>5</sup>

十九歲（乾隆四十六年辛丑，西元 1781 年），有志於經學，自《毛詩》始；<sup>6</sup> 是歲，又窮一身貲財，於書肆購得明·毛晉（1598-1659）汲古閣刻本《十三經註疏》，研閱手批，奠定其後續研究撰述《毛詩》的基礎。<sup>7</sup>

二十五歲（乾隆五十二年丁未，西元 1787 年），開始撰寫《毛詩地理釋》；<sup>8</sup> 又考訂《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》三十卷，<sup>9</sup> 至二十八歲為止。自二十七歲（乾隆五十四年己酉，西元 1789 年），至三十一歲（乾隆五十八年癸丑，西元 1793 年）止，復鑽研不輟，手錄刪定《毛詩物名釋》至第五冊畢。<sup>10</sup>

三十二歲（乾隆五十九年甲寅，西元 1794 年），作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》；<sup>11</sup> 三十三歲（乾隆六十年乙卯，西元 1795 年），應山東學使阮元招聘，為山左之遊，自謂：「《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》隨諸行篋，車塵馬足中，聞見所及，時加訂正。」<sup>12</sup>

三十四歲（嘉慶元年丙辰，西元 1796 年），閣學阮元督學於浙，又應聘客於越；阮元以幽王解〈十月之交〉，焦循因以《康熙甲子律》上推幽王六年，

<sup>3</sup> 遺蹟在今江蘇省泰州市「泰州中學」校門右側，筆者於千禧年陽春四月時節，曾親臨訪謁。

<sup>4</sup> 按：顧鳳毛，字超宗，號小謝，江蘇興化人。焦循《雕菰集》錄有〈顧小謝傳〉。

<sup>5</sup> 阮元：《學經室集·二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《百部叢書集成·文選樓叢書》，據清·嘉慶阮元輯刊、道光阮亨集印本影印，1967 年），卷四〈通儒揚州焦君傳〉。

<sup>6</sup> 焦循：《雕菰集》卷十五〈詩益序〉。

<sup>7</sup> 焦循手批《十三經註疏》，現典藏於臺北：中央研究院「傅斯年圖書館」。《毛詩註疏》題記，至嘉慶十二年（西元 1807 年）四十五歲時，猶有記錄可以考見。

<sup>8</sup> 《雕菰集》卷十六〈毛詩地理釋自序〉記載說：「乾隆丁未，館於壽氏之鶴立堂。偶閱王伯厚《詩地里考》，苦其瑣雜，無所融貫，更為考之。」

<sup>9</sup> 《雕菰集》卷十六〈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〉記載說：「丁未，館於城東壽氏，復改訂之，至辛亥訖，為三十卷。」

<sup>10</sup> 手稿原題作：《毛詩多識》，共二十卷六冊，現典藏於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。手書日記見於手稿各卷卷末題識，筆者已分年錄刊於《焦循年譜新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4 年）。

<sup>11</sup> 按：簡稱為《詩陸氏疏疏》。

<sup>12</sup> 《雕菰集》卷十六〈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〉。

得其建酉月辛卯朔入食限，一一不爽，作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。<sup>13</sup>

三十六歲（嘉慶三年戊午，西元 1798 年），更刪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合爲十一卷，以考訂《陸璣疏》一卷附於末，共十二卷，凡歷十九年，稿易六次。焦循嘗節錄數則，質諸金壇段玉裁（1735-1815），以爲精確不可易。<sup>14</sup> 是年，又手書《十三經註疏·毛詩註疏》題記及附識各一則：

省試被落，緣此可以潛居讀書。《毛詩》久欲窮究之，因日間刪訂所撰《草木鳥獸蟲魚釋》及《詩地釋》兩書；晚間，鐙下銜定毛、鄭、孔之義。偶抽得〈齊風〉，乃自此本起。時嘉慶三年九月十五日鐙下，焦循記。

榜發若得解，自此碌碌，明春北上，何暇讀書？以此一載工夫，當增學問幾何？當得失榮辱之際，恆作此想，則得不致于蕩廢，失不致于憤懣，書此使子弟知之。

三十七歲（嘉慶四年己未，西元 1799 年），冬十一月，作〈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〉。四十一歲（嘉慶八年癸亥，西元 1803 年），撰成《毛詩地理釋》四卷，<sup>15</sup> 三月朔序之。至四十五歲（嘉慶十二年丁卯，西元 1807 年），仍持志不輟手批題記《十三經註疏·毛詩註疏》，力學精研，朱墨遺瀋，斑斑昭明。

五十二歲（嘉慶十九年甲戌，西元 1814 年），題記稿本《毛詩補疏》甚力，每卷卷末均批題日記，備述歷程。<sup>16</sup> 其中一則記載：

余為《毛詩》學最久，嘗著《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》十二卷、《地名釋》五卷、《毛鄭異同釋》五卷。嘉慶甲戌暮春，讀《易》稍暇，取而錄為

<sup>13</sup> 文詳焦循手稿：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·題記》（臺北：國家圖書館典藏）。

<sup>14</sup> 焦廷琥：《先府君事略》（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，光緒二年魏氏重刊《焦氏遺書》本）及《雕菰集》卷十四〈寄段懋堂先生書〉，書記說：「循幼爲《毛詩》學，苦陸璣疏多訛缺，而陸佃、羅願輩又不明古義。嘗萃數年之力，成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一書，而以陸氏疏掇拾考辨於末，謹錄數條請正。」

<sup>15</sup> 書稿全本現典藏於上海圖書館。

<sup>16</sup> 原稿現典藏於臺北：國家圖書館，此本與其他焦循手稿匯爲《雕菰樓經學叢書》，後由臺北：文海出版社影印問世，收於《清代稿本百種彙刊》中。

此編。金壇段若膺大令有《詩經小學》一書，武進臧君在東嘗刻其節本，於毛、鄭訓詁闡發其聲音假借之妙，洵從來學《毛詩》者所未有也。思求得其足本，而未能及見；余此書間有與之異同，然庶乎為之翼云爾。

五十六歲（嘉慶二十三年戊寅，西元 1818 年），夏六月既望，錄〈毛詩補疏序〉於雕菰樓北窗，此文可能是焦循研治《毛詩》的最後心血力作。是歲，《雕菰樓易學三書》也同時完成；其後二年，盡瘁於《孟子正義》，享年五十八歲。

焦循幼承家教，得《詩》學啓蒙在先；入學之後，獲師友切磋觀善霑溉，乃發憤著述，專志於經，而成就斐然。於《毛詩》頗有創發，迭有新作，至今可見者仍有多種刊本與手稿題記，斯文不泯，其學可傳；在天之靈，亦將欣慰不已。

## 二、焦循《毛詩》學論著文獻考述

據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典藏道光年間原刊本《焦氏叢書》，<sup>17</sup> 其中焦循哲嗣焦廷琥所撰《先府君事略》記載：焦氏自著已刻而與《毛詩》相關者，僅有《群經宮室圖》二卷；自著未刻而與《毛詩》相關者，有《六經補疏·毛詩補疏》五卷（今有刊行本）、《易餘籥錄·毛詩》十餘條（今有刊行本）、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十一卷（手稿存，有影刊本）、《陸璣疏考證》一卷（手稿存，有影刊本）、《毛鄭詩異同釋》三卷（遺佚）、《詩地理釋》四卷（手稿存）。其存佚、刊藏現況，將敘述於後。

復查《江蘇藝文志·揚州卷》上冊，<sup>18</sup> 其中蒐集記錄焦循有關《毛詩》著述共有七種：《毛詩補疏》五卷手稿及刊刻本、《毛詩物名釋》手稿本、《毛

<sup>17</sup> 原書卷首鈐有「台北帝國大學圖書」長方隸書陽文印記一方，並有「龔少文收藏書畫印」正方陽文篆印一方。傅斯年圖書館另典藏光緒二年（1876）衡陽魏綸先重刊本，題為《焦氏遺書》。

<sup>18</sup>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纂委員會：《江蘇藝文志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 1 月初版），《揚州卷·上冊·焦循》，頁 238-239。

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手稿本、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》二卷刊本、《陸璣疏考證》二卷稿本、《詩地理釋》四卷手稿本、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一卷稿本。以下謹就考察所得，條記焦循有關《毛詩》學的手稿、著述與題記資料，以備學者參考：

（一）、焦循手批題記明·毛晉汲古閣刊本《十三經註疏·毛詩註疏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「傅斯年圖書館」典藏。

（二）、焦循手稿《六經補疏·毛詩補疏》五卷，臺北：「國家圖書館」典藏。原題作：《毛詩鄭氏箋補疏》。按：後收錄於臺北：文海出版社影印刊行的《雕菰樓經學叢書》中。

（三）、焦循《毛詩補疏》五卷刊行本

1、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清·嘉慶刻本。《續修四庫全書·經部·詩類·65》據以影印刊行。<sup>19</sup>《續修四庫全書·提要》云：「焦氏此書，其于注疏實可謂融會貫通，不為枝言曲說者矣！」

2、南京：南京圖書館藏。版本有二：道光六年（1826）半九書塾四冊刻本、道光八年（1828）五冊刻本。

3、《清人詩說四種》，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6年7月出版。按：其他傳世刊本又見於《焦氏叢書》、《焦氏遺書》、《皇清經解》、《叢書集成三編·34》等叢書中。

（四）、焦循手稿《毛詩物名釋》

1、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，稿本線襪裝，共二十卷六冊。按：原題《毛詩多識》，焦循圈點批校，署款：「焦循學」。又見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·提要》，而傅增湘（1872-1949）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一云：「存《邶風·柏舟》至《商頌·那》之計，共一百八十七葉。行間及眉上塗改爛然，每卷有跋語。」<sup>20</sup>為

<sup>19</sup>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影印初版。

<sup>20</sup> 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。

此稿本的首次著錄。

2、上海：上海圖書館藏，稿本僅存一卷。按：書目著錄皆作《毛詩物名釋》，惟經筆者電託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梁穎先生核查原稿，書題原作：《毛詩物名考》，此一殘稿著錄應加以正名為是。

#### （五）、焦循手稿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

1、上海：上海圖書館藏，十卷手稿本，共 313 頁，內多有夾批。

2、上海：上海圖書館藏，十二卷手稿本，共 351 頁，內多有夾批。按：末一卷為《陸璣疏考證》，後有《續修四庫全書·65-66》影印刊行本。

3、北京：中國國家圖書館（原「北京圖書館」）藏，十二卷清鈔本。按：僅存六卷，二至三、八至十一。

4、北京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，傳鈔稿本。按：有嘉慶四年（1799）自序，每卷末多記刪改月日。

#### （六）、焦循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》二卷刊行本

1、臺北：傅斯年圖書館藏，《南菁書院叢書·七集·第三種·33》，二卷。按：內有焦循眉批題記。

2、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·65》，據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·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刻《南菁書院叢書》本影印刊行。

3、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《叢書集成·續編·83》，二卷。按：又見於上海書店《叢書集成·續編·7》。

#### （七）、焦循手稿《陸璣疏考證》，南京：南京圖書館典藏，稿本二卷。

#### （八）、焦循手稿《毛詩地理釋》

1、上海：上海圖書館藏，手稿四卷，共 97 頁。

2、北京：中國國家圖書館（原「北京圖書館」）藏，清鈔本，存二卷。按：阮元《擘經室集·揚州通儒焦君傳》有存目，李斗（1749-1817）《揚州畫舫錄》存目作《毛詩釋地》七卷。

(九)、焦循手撰《毛詩傳箋異同釋》二卷，按：已佚。阮元《定香亭筆談》存目，焦循《雕菰集》名爲《毛鄭異同釋》。

(十)、焦循手稿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

1、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，手稿一卷一冊。按：後有李肇侗（？-？）手跋。

2、武昌：湖北省圖書館藏，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「半畝園江都李氏選樓」鈔本二卷。

3、南京：南京圖書館藏，清·李氏半畝園鈔本，僅存一卷。

(十一)、焦循《群經宮室圖》二卷刊行本

1、臺北：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，《焦氏叢書》本及嘉慶五年（1800）江都焦氏半九書塾刊本。

2、北京：北京圖書館藏，清·半九書塾刻本。按：有清·吳鼎（？-？）、李慈銘（1829-1894）跋。

3、上海：上海圖書館藏，清·半九書塾刻本。按：有清·吳鼎、李慈銘跋。

4、溫州：溫州市圖書館藏，孫詒讓（1848-1908）批半九書塾刻本。按：又見於《續修四庫全書·173》、《皇清經解·續編》本、《叢書集成·三編·30》本，另有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梁溪朱氏小曝書亭重刻本，<sup>21</sup> 藏館未詳。

(十二)、焦循《易餘籥錄》二十卷刊行本

1、揚州：揚州圖書館藏，嘉慶間刻本，共四冊。又有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刻本，共四冊，與汪中《舊學菴疑》合訂。

2、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《叢書集成·續編》本。

3、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《國學集要·初編》本。按：此爲光緒十二年丙戌（1886）刻，瀋宣（？-？）署。另有李盛鐸（1859-1934）《木犀軒叢書》本。

<sup>21</sup> 錄見洪北江：《販書偶記續編》（臺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卷三〈諸經總義類〉，頁29。



(十三)、宋·呂祖謙(1137-1181)撰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三十二卷、焦循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，明·萬曆四十一年(1613)陳龍光(?-?)、蘇世(?-?)等刻本。

(十四)、宋·嚴粲(?-?)撰《詩緝》三十六卷、焦循校刊並跋，北京：北京文化局圖書館藏，明·嘉靖趙府味堂刻本。

(十五)、清·段玉裁撰《詩經小學》四卷、焦循校刊並附跋，南京：南京圖書館藏。

(十六)、清·楊名時(?-?)述、夏宗瀾(?-?)記《詩義紀講》四卷、焦循題記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。

(十七)、清·劉維謙(?-?)編《詩經諧音辨偽》八卷、焦循題識，武漢：武漢圖書館藏。

以上所開列條陳的文獻資料，凡典藏於大陸各圖書館者，除已影印刊行者外，筆者均尚未親閱拜讀，因分散各地，雖去函詢問，回音渺渺，求閱困難；而申請複製，索價驚人，故未能如願取得複製影本，甚感遺憾！

### 三、焦循《毛詩》學研究成果釋例

焦循研治《毛詩》，經年累月，成果豐碩，可惜學界研究考察者甚少，如臺灣大學何澤恆教授《焦循研究》〈肆：焦循經學餘論〉僅略敘論《毛詩補疏》；<sup>22</sup> 雲林科技大學林葉連教授《中國歷代詩經學》〈第二章：孔孟荀論詩〉也僅記錄「焦循有陸氏疏」<sup>23</sup>，〈第九章：清朝詩經學〉引述來自於《雕菰集》，

<sup>22</sup> 何澤恆：《焦循研究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年5月初版）。

<sup>23</sup> 林葉連：《中國歷代詩經學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3年3月初版），頁35，文引自高師仲華《高明孔學論叢·孔子的詩教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公司，1978年），頁188-189，曰：「由於孔子有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』之說，而後，《詩經》學遂有研究名物一派，如吳·陸璣著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…焦循有陸氏疏，…保存豐富，有助於考證。」

而未論列焦循有關於《毛詩》的其他論著。筆者考察蒐集至今，知見有關焦循《毛詩》學的研究成果，也只有寥寥五篇而已，謹簡記臚列於下，以便學者參稽比較：

(一)、賴貴三：〈讀焦循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記〉

本文詳細探討焦循推算破解《詩經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「辛卯日食」的千古迷霧，證明：「十月」為周正，作詩之世在幽王六年。焦循以客觀實證，確立《毛傳》的正詁，而針砭《鄭箋》的謬說，一可以證焦循天文歷算的精湛造詣，二可以徵乾嘉樸學的實事求是。焦循運用西法新學，又可以證知兼容並蓄，中體西學的乾嘉學術風尚，誠非虛妄可得。<sup>24</sup>

(二)、賴貴三：《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·焦循手批《毛詩註疏》鈔釋》

《十三經註疏·毛詩註疏》手批文稿，實為焦循研治《毛詩》的嚆矢，也成為他撰述《毛詩補疏》的底稿。此手稿以阮元《毛詩注疏校勘記》為考釋依據的文本，校讎對勘，辨章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、《孔疏》的精當與否。對於《毛傳》多持正面肯定的論說，而其中訛誤、脫奪、衍義與釋義不允洽的地方，也能直指其非而正其失當；相較於《鄭箋》，則非難指正甚多，批評也頗為嚴厲；《孔疏》則批釋最多，批評也最嚴苛，可見焦循宗古驚後、持論有據與是非必斷的治經風格。<sup>25</sup>

<sup>24</sup>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：《紀念程旨雲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書店，1994年），頁87-118。

<sup>25</sup> 賴貴三：《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·焦循手批《毛詩註疏》鈔釋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0年3月）。共有正文三章及附錄一篇，章目如下：第八章〈焦循手批《毛詩註疏》鈔釋（一）〉。第九章〈焦循手批《毛詩註疏》鈔釋（二）〉。第十章〈焦循手批《毛詩註疏》鈔釋（三）〉。附錄二：〈讀焦循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記〉，此文原發表出處同前注。

(三)、賴貴三：〈批判繼承與創造發展—清乾嘉通儒焦循經學述評：以手批《十三經註疏》為例簡說〉

此文為前書的濃縮，並無新的觀點，可視為焦循經學的入門導讀之作。<sup>26</sup>

(四)、彭林：〈試論焦循《群經宮室圖》〉

焦循《群經宮室圖》一書，目前僅見北京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撰此文探討，<sup>27</sup>於焦循《群經宮室圖》體例、特色與宗旨，他總以四點要義申說：

- 一、依傍《考工記》建立綱目體系。
- 二、以群經解《禮經》宮室。
- 三、從傳注，而不株守。
- 四、證之以實，而運之於虛。

焦循《群經宮室圖》以《考工記》宮室制度為綱，兼采《儀禮》等書，全書兩卷，凡九類五十圖：卷上城圖七、宮圖十、門圖三、屋圖十一，凡三十一篇，附圖七；卷下社稷圖二、宗廟圖三、明堂圖七、壇圖一、學圖五，凡十九篇，附圖五。全書編排方式，由內及外，由近及遠，彭教授以為「寓微觀於宏觀之中，格局明晰」。如此書於〈城圖三〉引《毛詩》傳、箋，證明隅在城的四角，或名「浮思」，焦循說：

《考工記》鄭注云：「宮隅、城隅，謂角浮思也。」角即四隅之謂；謂浮思者，《廣雅》、《釋名》、《古今注》皆訓為門外之屏。角浮思者，城之四角為屏以障城，高於城二丈。蓋城角隱僻，恐奸宄逾越，故加高耳。

<sup>26</sup> 原發表於揚州大學「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」，2000年4月3日-5日。後刊於祁龍威、林慶彰主編之《清代揚州學術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4月初版），下冊，頁471-521；並易題為：〈批判繼承與創造發展—焦循手批《十三經註疏》的學術價值〉。

<sup>27</sup> 祁龍威、林慶彰主編，《清代揚州學術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4月初版），頁573-587。

《詩·邶風·靜女》篇云：「俟我於城隅。」傳云：「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。」箋云：「自防如城隅。」皆明白可證。……舍經典可訓之釋，而訓以漢制，豈理也哉？

焦循爲學以經爲本，實事求是，以實測而知，精密推算，立論堅確；所以他曾經於〈明堂圖二〉說：「泥眾說以求經，則經文益窒。審經文以考制度，則爲狀甚明。」因此，阮元稱譽此書說：「其所見似創，而適得夫經之意也；其所解似新，而適合乎古之制也。」<sup>28</sup> 這一段話可以反映出焦循此書實至名歸的評價。

### （五）、劉玉國：〈焦循《毛詩補疏》及其訓詁方法〉

焦循《六經補疏·毛詩補疏》多審辨注疏的同異，所以於此書序說：

西漢經師之學，惟《毛詩傳》存，鄭箋之，二劉疏之，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，於諸經最爲詳善。然毛、鄭義有異同，往往混鄭於毛，比毛於鄭；而聲音訓詁之間，疏略亦多。……《毛傳》精簡，得《詩》意爲多。鄭生東漢，是時士大夫重氣節，而溫柔之教疏，故其箋多迂拙，不如毛氏。則傳、箋之異，不可不分也。<sup>29</sup>

焦循申毛而抑鄭，顯而易見。《毛詩補疏》一七七條按語，真知卓見，俱爲確證。臺北科技大學劉玉國教授此文於焦循「論詩教、詩序、思無邪」有精簡的發揮；<sup>30</sup> 而歸納他補疏《毛詩》的訓詁方法爲十三類：

一、因聲求義。二、運用方言、土語與書面材料進行解詁。三、從上下

<sup>28</sup> 阮元：《學經室集·一集》，卷十一〈焦里堂循群經宮室圖序〉。

<sup>29</sup> 文詳《雕菰集》卷十六〈群經補疏自序·毛詩鄭氏箋〉。

<sup>30</sup> 劉玉國：〈焦循《毛詩補疏》及其訓詁方法〉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編：《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2001年），論文結論說：「焦氏將『溫柔敦厚』之詩教納入『以禮代理』之新思潮理論體系中，不僅視之爲忠恕、絜矩之道之基石，強調其『相人偶』之社會功能性；更將國族命脈之存續與之相繫，實爲此一傳統命題之研探，開拓了新的視野。」

文之情境解析。四、綜合上下文義與外證以辨解。五、從句法結構辨解。六、從辭氣之比較作出論斷。七、以目驗之法求解。八、利用右文現象進行詁解。九、從用例之常辨析。十、綜合土宜、異文以及相關外證以辨析。十一、綜合書面語、俗語、聲轉、聲旁之會通以辨解之。十二、綜合異文、語境與右文詁解。十三、結合異文、聲轉與右文以闡析。<sup>31</sup>

劉教授所揭示焦循詁解《毛詩》的方法頗為繁富，可見焦循靈活純熟、綜合運用樸學治經進路的造詣甚高，可謂為乾嘉學者中的佼佼者。而劉教授歸納所得的十三種方法，轉用於焦循其他《毛詩》著述，都能詮釋得體入理，不愧為一大家！

比較以上二節所條陳焦循《毛詩》學論述十七種，及其相關研究成果五篇，可說不成比例，此後學者關於焦循《毛詩》學的研究，尚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，這也是筆者撰作此文的主要目的，期望能拋磚引玉，闡揚焦循除了《雕菰樓易學三書》、《孟子正義》以外，有關於《毛詩》學術的研究貢獻，並可藉此以徵驗乾嘉樸學專家一焦循，他在《毛詩》名物制度考證的方法與成就。

#### 四、焦循《毛詩》學樸學方法舉要

焦循曾經自言他學經之道在於「證之以實，運之於虛」，<sup>32</sup> 又宣示經學研究的極致目標，說道：

經學者，以經文為主，以百家子史、天文算術、陰陽五行、六書七音等為之輔，匯而通之，析而辨之，求其訓詁，核其制度，明其道義；得聖賢立言之指，以正立身經世之法，以己之性靈，合諸古聖之性靈，並貫通於千百著書立言者之性靈。以精汲精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孰克以與此？……蓋惟經學可言性靈，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。<sup>33</sup>

<sup>31</sup> 前注論文，頁 8-14。

<sup>32</sup> 《雕菰集》卷十三〈與劉端臨教諭書〉，參見前注 2 引文。

<sup>33</sup> 《雕菰集》卷十三〈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〉。

《里堂家訓》同樣有此觀點，焦循認為學經者，如能博覽眾說，而自得其性靈，此為上乘；其要義在於學問的貫通，而不據守，這是焦循極為深刻的經學理論。而何澤恆教授以為「博稽舊說，即經求是」為焦氏治經之道，<sup>34</sup> 衡觀焦循研治《毛詩》的樸學進路，必先以分辨經注、注疏的異同，而後抒發一己性靈的所得，以求合諸古聖先賢的性靈，而得其一貫立言的旨趣，可謂深副考據著作的真諦。所以他在《里堂家訓》卷下，殷殷教示其子廷琥說：

學經之法，不可以注為經，不可以疏為注。孔穎達、賈公彥之流所釋毛、鄭、孔安國、王弼、杜預之注，未必即其本意；執疏以說注，豈遂得乎？必細推注者之本意，不啻入其肺腑，而探其神液。余嘗究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，其闡發傳、箋之同異，往往以同者為異，異者為同，而毛、鄭之本意，未能各還其趣也。……余故曰：「不可以疏為注也。」儒者說經，言人人殊，學者熟復經之本文，引申而比例之。高郵王念孫先生解「終風且暴」，而例之以「終和且平」…，知「終風」當解作「既風」。如是說《詩》，《詩》無不達之詁，而毛公解作「終日風」，真令人悶悶。……故曰：「不可以注為經也。」要之，既求得注者之本意，又求得經文之本意，則注之是非可否，了然呈出；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，吾之駁注非漫駁。不知注者之本意，駁之非也，從之亦非也。

學經的方法，焦循以為其要旨在不盲從注疏，而在於直求經文的本文，熟復之餘，且能引伸而比例之，乃能自得其道，治諸經莫不皆然，此即其經學特識所在。

以下依焦循刊刻傳世與手稿遺著有關《毛詩》者，例舉以略窺他的《毛詩》學方法、創見與成就，以提供《詩經》研究學者相觀而善、取資研幾的參考。

### （一）、《毛詩物名釋》二十卷（原題作：《毛詩多識》）

稿本全帙，現典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，手稿卷末，焦循題記說：

<sup>34</sup> 何澤恆：《焦循研究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212。

辛亥（乾隆五十六年，西元 1791 年，焦循二十九歲）九月初二日，錄畢此書。作之八年，易稿五次；然須刪改者，尚有十之二。甚矣！著書之難也。

此書朱墨批校爛然，爲未刊的底稿，至今尙無整理與論述的著作，甚爲可惜；筆者已倩研究助理依釋文打字，俟覆核無誤後，清本全稿將可以問世。此稿考釋《毛詩》物名，詳贍有徵，具體而微，試舉卷第一〈邶風·柏舟〉釋「鴻」爲例，旁徵博引，釋證確鑿，可例觀其餘；而焦循徵實立論，清明條達的治學風格與研經進路，可窺豹斑。

釋：毛公〈小雅·鴻雁·傳〉云：「大曰鴻，小曰雁。」箋云：「鴻雁知辟陰陽寒暑。」又〈豳風·九罭·箋〉云：「鴻，大鳥也。」考〈月令〉仲秋、季秋、孟春，皆紀鴻雁來；〈夏小正〉九月遷鴻雁；《詩緯·紀律樞》云：「天霜，樹落葉，而鴻雁南飛。」（《周書·時訓》解同）是鴻雁皆候時之鳥也。《說文解字·鳥部》云：「鴻，鴻鵠也。」又云：「鵠，鴻鵠也。」循謂：〈內則〉既言鵠胖，又言雁腎，則鵠與雁異。

此條上有眉批引〈蜀都賦〉、《管子·霸形》篇文爲佐證，此條後又徵引《史記·高帝歌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何休《公羊傳》及《太平御覽》卷九百十六引陸璣說補證；其後再徵引《呂氏春秋》、《屈原賦·天問》、《易·漸·上九爻辭》等廣爲訓釋，務求妥貼順當，判然可斷乃止。故焦循治經恆孜孜不倦，乙正增損，真積力入，乃有所獲。觀此卷卷末題記，又可證知他力學有得的境況。

閏五月二十四日夜，錄畢。時漏三鼓，蚊聲若雷，一鐙如豆，懷抱豁然。

## （二）、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十一卷、《陸氏疏考證》上下一卷

此爲手稿合訂本，<sup>35</sup> 原稿今典藏於上海圖書館；《續修四庫全書·經部·詩類》據以影印問世，方便學者閱覽研究。此手稿序敘述著作原委及其體例，

<sup>35</sup> 今本題名作：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見上海書店：《叢書集成續編·經部》第七冊。

說道：

……辛丑、壬寅間，<sup>36</sup> 始讀《爾雅》；又見陸佃、羅願之書，心不滿之，思有所著述，以補兩家之不足，創稿就而復易者三。丁未，<sup>37</sup> 館於壽氏之鶴立堂，復改訂之；至辛亥，<sup>38</sup> 改訂訖，為三十卷。壬子至乙卯，<sup>39</sup> 又改一次，未愜也。戊午春，<sup>40</sup> 更芟棄繁冗，合為十一卷；以考證《陸璣疏》一卷附于末，凡十二卷。蓋自辛丑至己未，<sup>41</sup> 共十有九年，稿易六次；以今之所訂，視諸草創之初，十不存一。其間，雖他有撰述，必兼治之；歷喪荒、疾病、憂患，未嘗或輟。……書之例，列傳、箋、釋文、正義於右，以己說釋於左，不必釋者，不贊一詞也。不效類書，臚列而無所折衷；不為空論，不尚新奇，毛、鄭有非者則辨正之，不敢執一以廢百也。……<sup>42</sup>

手稿原序後，焦循又有題記以記此書撰述的艱難，並謂重閱後又覺尚有宜刪削處，可見「學識隨時而長，不能躡等而進」，故此稿雖成定本，然眉批、夾籤與補釋隨處可見，焦循治學斟酌損益，不輕遽定，而能與時俱進，可以考見證知。

### （三）、《毛詩地理釋》四卷手稿本

此稿今亦典藏於上海圖書館，未有影刊本可資查閱，惟《雕菰集》卷十六〈毛詩地理釋自序〉猶可考知其撰作緣起、體制及其大要。茲綜敘鈔列，以備

<sup>36</sup> 時當乾隆四十六年、四十七年，西元 1781 年與 1782 年，焦循十九歲與二十歲。

<sup>37</sup> 乾隆五十二年，西元 1787 年，焦循二十五歲。

<sup>38</sup> 乾隆五十六年，西元 1791 年，焦循二十九歲。

<sup>39</sup> 壬子，乾隆五十七年，西元 1792 年，焦循三十歲。乙卯，乾隆六十年，西元 1795 年，焦循三十三歲。

<sup>40</sup> 嘉慶三年，西元 1798 年，焦循三十六歲。

<sup>41</sup> 嘉慶四年，西元 1799 年，焦循三十七歲。

<sup>42</sup> 文選樓叢書本《雕菰集》卷十六，題為：〈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〉，文字大同小異，知手稿本序文即此刊刻本的底本。另有十卷手稿本，亦存於上海圖書館，當是未定稿的初稿。



參考：

乾隆丁未，<sup>43</sup> 館於壽氏之鶴立堂。偶閱王伯厚《詩地里考》，苦其瑣雜，無所融貫，更為考之。迄今十七年，<sup>44</sup> 未及成書。今春家處，取舊稿刪訂其繁冗，錄為一冊。凡正義所已言者，不復臚列。

又以杜征南撰《春秋集解》，兼為土地名氏族譜，以相經緯；《隋書·經籍志》譜系次於地理，而《三輔故事》、《陳留風俗傳》與陸澄、任昉之書並列，豈非有地則有人，有人則有事。〈小序·毛傳〉中有及時事者，亦考而說之，附諸卷末，共四卷。

焦子曰：「考《春秋》之地理難，考《毛詩》之地理尤難。李吉甫、樂史、歐陽忞諸書，每指一地，以為詩人所詠。浚儀之寒泉阪，以為《衛詩》之寒泉；不知《春秋》之衛地，不及祥符縣境。七子之吟，何遠及此乎？……後世地書，若此類者，尤為害於經義，故不以為典要。……諸如此類，竊自為斷，雖未必當，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。」<sup>45</sup>

焦循另有《論語地理釋》，惜已遺佚不可考；而其手批《十三經註疏·春秋左傳註疏》，於春秋地名均有翔實的考察，筆者已鈔釋於專著《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》中，當與《毛詩地理釋》有同工異曲之處，可以揣想而知。

#### （四）、《易餘籥錄》二十卷

此書為焦循讀《易》閒暇，淫及他書，隨筆記錄編次的著作，不成系統，惟可與其相關著作參考比較，如卷六引列閻若璩百詩先生《古文尚書疏證》推〈小雅〉「十月辛卯」用授時術，即可與其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相觀

<sup>43</sup> 乾隆五十二年，西元 1787 年，焦循二十五歲。

<sup>44</sup> 癸亥，嘉慶八年，西元 1803 年，焦循四十一歲。

<sup>45</sup> 焦循手批《十三經註疏·左傳註疏》也多見有關地名的考釋，與此書殆同一例，詳參筆者：《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0 年 3 月）。焦循又有《論語地理釋》，惜已亡佚。

而善，具有研閱的價值。其於《毛詩》論列十餘條，多見於卷一、卷二。<sup>46</sup> 試舉卷一《詩·王風》「中谷有蓷，嘆其乾矣」條，可窺其於《毛詩》草木考釋，結合生活目驗，「實事求是」的乾嘉樸學精神。文說道：

《毛傳》云：「嘆，菸貌。陸草生於谷中，傷於水。」正義曰：「蓷草宜生高陸之地，今乃生於谷中，為谷水浸之，故乾燥而將死。」按：水浸宜菸，於溼何得乾燥將死？殊不可解。自壬戌家居，<sup>47</sup> 棲遲湖水之間，每歲水溢；凡花草蔬稻之類，水溢滅頂者即爛盡，惟高出於水者，枝葉浮於水外，華而秀，秀而實，隨水而生，不遽爛死。俟水退，踣於泥中，值秋陽暴之，立時枯槁。目驗數年，乃歎詩人之工於詠物如此。「嘆其溼」，謂其漬於水中也；「嘆其脩」，謂其隨水而生，其長倍也；「嘆其乾」，謂水退而槁於日也。

焦循另有多種有關《毛詩》專著的批校題記資料，因典藏於大陸各地圖書館，索閱無著，未能獲知其詳，尚須持續追蹤探討。惟依焦循題記諸書的慣例，這批文獻當是閱讀抒懷、記錄心得、評駁短長與校勘訛誤之類，研討猶待來茲。

由本節略舉焦循四種《毛詩》學的著述及其樸學方法，及前節條陳的研究成果，可以歸納得知焦循對於《毛詩》傳、注、疏的名物考證、草木鳥獸蟲魚、地理歷法等，都有密切的關注與研究。他純熟的運用乾嘉樸學「證之以實，而運之於虛」的治經進路，在基本的字、詞、制度與義理的探究上，取證廣博，務求至當；正如劉玉國教授所舉列焦循補疏《毛詩》的訓詁方法為十三類，可以說明他的治經方法，不僅結合了生活目驗與親身體會，也能充分掌握當時小學與經學的訓詁進路，更進而運用西學新法中的天文歷算，及其在《易》學研究上所創獲的「旁通」、「相錯」、「時行」、「假借」、「引伸」與「比例」諸義法，在《毛詩》與其他經學的撰述與研究上，都取得了豐實的成果，可說是乾嘉經學的重要代表學者，值得後學者加以正視與研究。本文未就其具體著述內容詳

<sup>46</sup> 筆者概略檢讀有關《毛詩》資料：卷一有七條、卷二有二條、卷五有一條、卷六有一條，計十一條。其內容多可與其《毛詩》著作，相觀而善，可以參同較異，不具錄於此。

<sup>47</sup> 嘉慶七年，西元 1802 年，焦循四十歲。

爲論說，重在文獻探討，以提供學者觀照參考，期盼日後仍有餘力時，再逐一深究，詳細闡釋。

## 結 論

綜觀以上所述，可知焦循《毛詩》的學習與研撰歷程，乃啓蒙於父母家教，及學侶顧超宗提攜切磋，<sup>48</sup> 其後專志研撰，循序以方，遂完成皇皇著作多種，也成爲他經學研究的基礎與發軔；焦循志學勤篤，用功深刻，堪爲典範。

焦循《毛詩》著作如此繁富，然刊刻傳世者，僅寥寥數種，不能爲後來學者廣泛閱覽、參考與研究，甚爲可惜；幸其手稿、手批及題記諸書，尙能典藏兩岸，璞玉待琢，輝光日新，可以期待。筆者多年來孜孜以求，偶有微得，至盼專門學者、有心人士，共同努力，宏揚焦氏《毛詩》學術及其名山盛業。就其學程而言，《毛詩》學爲其經學研究樹立規模、開張聖學的先聲，尤具尋本溯源的意義。

焦循生逢乾嘉樸學的盛世，又爲揚州學派的雄傑代表，他的治學進路與研經歸趣，充分表現在他的著述之中，故衡觀焦循《毛詩》學，先立根於《毛詩注疏》的校勘與鑽研，進而用心於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、《孔疏》的考鏡辨章，斷其優劣、定其是非與明其正訛；復專力於《毛詩》的地理、名物、制度考釋，多識於草木鳥獸蟲魚，以合風人之旨，博觀約取，引證豐實，誠爲乾嘉學者的典型。而於天文歷算，夙有嫻習，考徵〈小雅·十月之交〉「辛卯日食」，實算理證，一一無誣，論據確鑿。故綜論其《毛詩》學，可一言以蔽之曰：「精博而已矣！」惟其精也，故而能專；惟其博也，故而能通，清明條達，轉益多師，是清儒一大家，名爲「通儒」，誠非虛傳之譽！

<sup>48</sup> 阮元《學經室集·通儒揚州焦君傳》云：「興化顧超宗，傳其父文子之經學。超宗與君幼同學，君始用力於經。」

## 參考書目

(依作者筆劃爲先後次第)

- 《江蘇藝文志》編纂委員會：《江蘇藝文志·揚州卷》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阮元：《擘經室集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《百部叢書集成·文選樓叢書》，據清·嘉慶阮元輯刊、道光阮亨彙印本影印，1967年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。
- 何澤恆：《焦循研究》，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年5月。
- 林葉連：《中國歷代詩經學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3年3月。
- 焦循：《焦氏叢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，清·道光間原刊本。
- 焦循：《焦氏遺書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，清·光緒二年重刊本。
- 焦循：《十三經註疏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，明·汲古閣手批本。
- 焦循：《毛詩物名釋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，手稿本。
- 焦循：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，《南菁書院叢書》本。
- 焦循：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，手稿本。
- 焦循：《雕菰樓經學叢書》，臺北：文海出版社《清代稿本百種彙刊》本。
- 焦循：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》、《陸璣疏考證》，上海：上海圖書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據手稿影印本。
- 焦循：《雕菰集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《百部叢書集成·文選樓叢書》本。
- 焦循：《易餘籥錄》，臺北：文海出版社《國學集要初編》本。
- 彭林：〈試論焦循《群經宮室圖》〉，林慶彰、祁龍威主編《清代揚州學術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4月），頁573-587。
- 劉玉國：〈焦循《毛詩補疏》及其訓詁方法〉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

所籌備處「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」，2001年5月，頁1-15。

賴貴三：《焦循年譜新編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4年3月。

賴貴三：〈讀焦循《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》記〉，《紀念程旨雲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書店，1994年5月），頁87-118。

賴貴三：《焦循手批《十三經註疏》研究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0年3月。

賴貴三：〈批判繼承與創造發展—焦循手批《十三經註疏》的學術價值〉，林慶彰、祁龍威主編《清代揚州學術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年4月），頁471-521。

## 附記

本文原題：〈焦循《毛詩》學析論〉，發表於2001年12月8日「第二屆中國經學學術研討會」（臺中：逢甲大學），係筆者執行國科會九十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：「臺灣公藏焦循手稿整理研究」（計畫編號：NSC90-2411-H-003-026）研究成果之一；蒙特約討論人雲林科技大學林葉連教授指教。因未出版會後論文集，幾經修訂，並據本刊審查意見謄正，乃易今名，肅此識之。

## Comments on Chiao Hsun's Approach to “The Book of Odes : *Mao-Shih*”

Lai, Kuei-san\*

### [ Abstract ]

Chiao Hsun ( 1763-1820 ) was the Yang-chou School scholar of wide attainm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Ch'ien-lung and Chia-ching emperors in the Ching dynasty. He had edited and composed many famous literary works and manuscripts about “*The Canon of Confucius*”, especially “*The Three Books of Tiao-ku-lou upon the Book of Changes*” and “*Commentaries on Menfucius*”. Besides Chiao Hsun also had written a lot of works about “*Mao-Shih*”. He had many excellent opinions about terms, articals and meanings upon “*Mao-Shih*”. But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cholars rarely concern and study about them. Nowadays, I investigate and gain lots of Chiao Hsun's editions and manuscripts: “*Complementary Comments on Mao-Shih*”, “*Explanations to Articals and Terms on Mao-Shih*”, “*Explanations to Grasses, Wood, Birds, Beasts, Insects and Fish on Mao-Shih*” and so on. I also get the basic research results, and can basically hold on Chiao Hsun's hermeneutic meanings. I rely on scholarly and documental data, and divide into three parts to explain: Chiao Hsun's learning progress on “*Mao-Shih*”, Chiao Hsun's manuscripts and literary works, and research results. I expect to identify Chiao Hsun's classical approach and his recognition. Promotionally, I look forward to certify Chiao Hsun's scholarly evaluation and contribution on “*Mao-Shih*” and the history of “The Book of Odes” in the Ching dynasty.

**Keywords :** Chiao Hsun, *Mao-Shih*, Learning progress, manuscripts and literary works, Classical approach, Research results.

---

\* Lai, Kuei-sa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tur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